

華東師範大學學習與研究叢刊

普通自然地理參考資料

第一集

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普通自然地理教研組編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普通自然地理參考資料

第 一 集

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編
普通自然地理教研組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上海

普通自然地理參考資料

• 第一集 •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編
普通自然地理教研組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湖南路9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5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張：8 3/8 字數：192,000

1955年12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數：4,101—7,500本

統一書号：12076·41

定 价：(7)0.89 元

普通自然地理參考資料 第一集

——總論部分——

兩點說明

一、本集的目的，在於配合“普通自然地理”課程的教學，幫助普通自然地理進修班的教師和大專學校地理系科的學生，能够確切地來認識普通自然地理學這一學科所研究的對象和任務，以及更好地來掌握普通自然地理學的基本方法論問題。

二、本集計選入有關地理學方法論方面的論文 15 篇，地理學史的論文 2 篇，各文篇末均註明了原載刊物的名稱或出處，以示負責。

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普通自然地理教研組

1955 年 5 月

目 錄

論地理科學問題.....	B. C. 普列奧布拉仁斯基 B. A. 維 嘉 捷 娃	(1)
論自然地理學底一些理論問題	蘇聯地理學會自然 地 理 部 簡 報	(14)
論地理環境的發展法則	薩烏什金	(55)
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問題		
討論總結	蘇聯“哲學問題”編輯部	(70)
經濟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特性		
及其相互關係的商榷	胡光量	(80)
論地理學理論問題中的錯誤觀點	斯米爾諾夫	(100)
關於自然地理的對象與方法	П. С. 庫茲涅佐夫	(111)
地理學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	古推爾	(117)
關於自然條件變化的數量計算問題		
..... М. И. 布底柯 О. А. 德羅茲多夫 М. И. 尤 金		(129)
蘇聯地理學及其發展現階段的任務	格拉西莫夫	(136)
全蘇地理學會的任務與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		
大會決議的關係	全蘇地理學會消息社論	(172)
轉變中的蘇聯地理學	Д. Л. 阿爾孟特	(180)
論蘇維埃自然地理學的某些問題	Н. В. 維金斯基	(200)
關於景觀與蘇聯改造自然的關係的學說.....	С. В. 卡列斯尼克	(211)
論大學地理系學生的培養.....	К. К. 馬爾科夫	(225)

中國地理學發展概述孫敬之(234)

論自然地理學史的對象庫茲涅佐夫(246)

論地理科學問題

В. С. 普列奧布拉仁斯基

В. А. 維 嘉 捷 娃

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科學部曾組織討論會，討論與斯米爾諾夫的論文“論地理科學的基礎”有關的地理學基本問題。斯米爾諾夫的論文曾發表於“哲學問題”1950年第2期上。參加討論會的有二十四個研究所的科學工作者。

研究所副所長達尼洛夫在開會詞中強調：宏偉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和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擺在蘇維埃地理學家面前許多最重大的任務，並為地理科學的發展揭開了寬廣的遠景。然而地理科學理論的研究，仍落後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這些高度的要求。地理學的研究工作常常脫離實踐，在地理學家當中，沒有很好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結果形成了科學工作者個別的“無錯誤的”小集團。這些小集團的領導者，為了保持自己的威信而逃避批評。因此在科學基本問題的觀點上，存在着嚴重的錯誤和極端紊亂的現象。

例如格里高列耶夫院士把“統一地理過程”當作地理科學研究的對象，而看不見自然發展法則與人類社會發展法則之間的原則上的區別。這樣的見解是不正確的，是與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相矛盾的。實在說，格里高列耶夫已經放棄了這些錯誤的觀點，然而有些宣傳地理學為“統一的”地理科學的地理學家現在還固執着這樣的見解。如所週知，貝爾格院士也曾保持過這種觀點。

達尼洛夫指出：格里高列耶夫院士關於自然地理過程許多理論問題上某些結論的公式是這樣的抽象，而且有時是這樣的亂雜，甚至於常常與作者本人所敘述的意見相矛盾。這些抽象的公式，正像格里高列耶夫自己承認的一樣（見“科學院通報”1950年第12期），往往與地理環境的“自然地理過程”相對立。

在地理學的理論中，還存在着其他的一些錯誤，這些錯誤給予科學不小的危害。景觀和諧性的觀念、地球上有機體的地理和地形分佈的地理學說（хор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географии）、赫特納的科學分類法，直到現在還有一些景觀學者加以修正而大事傳播，所有這些都與辯證唯物主義沒有任何相同之點。根據這些不正確的理論所寫的著作，除了外表上的、想像敘述的材料外，沒有給我們任何東西，這些作品沒有很好地闡明地理環境發展的規律，它們是反科學的，而且對於實踐是毫無用處的。薩烏什金特別積極地宣傳所謂“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的和諧結合，並宣傳經濟地理問題的區域觀點，而不計較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總任務。薩烏什金把經濟特性和生產配置的特性解釋為地理環境的區別。這些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提高到作為科學的蘇聯經濟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原則上去了。

蘇聯的經濟地理學是一個新的科學學科，它研究社會主義時代生產配置以及經濟區的發展組成的規律。列寧和斯大林燦爛地並全面地發展了作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蘇聯經濟地理理論完全是根據他們的著作。

然而，與此相反，却宣傳了“個別理論家”的見解，這些“個別理論家”在經濟地理學中好像是建立了自己的所謂“區域學派”。薩烏什金毫無理由地企圖使這個“學派”的“系譜”脫離國家電化委員會的計劃和國家計劃的區域。早在二十五年以前，康斯坦丁諾夫和巴

朗斯基便公平地認為這個“學派”是貝倫施金——科干教授(Проф. С. В. Бернштейн-Коган)的前輩和祖先。誰都知道，這個“學派”的基礎是當時的標準“理論”(丘寧和維伯 Тюнен и Вебер)，及赫特納形而上學和庸俗的地理決定論的“理論”。

達尼洛夫進一步指出：在“蘇聯地理”叢書的某些經濟地理專論中，還有客觀主義的錯誤，而且在處理各種問題時，缺乏政治的銳敏性(拉夫羅夫教授和利森切夫教授等)。達尼洛夫強調：地理科學最重要的實際任務是：研究地理環境以便設法利用並改造地理環境而利於社會主義建設；劃分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區域；研究生產配置和經濟區特性的問題，全面地利用地方富源並建立合理的內外關係；創造記載共和國、省和邊區的地理學專題論文；出版教學的和通俗科學的文獻。

最後達尼洛夫號召參加討論會的人首先批評地理研究所工作同志在工作中所犯的錯誤。

格里高列耶夫院士作了進一步的報告(他講演的內容是根據他的論文“論自然地理的某些問題”，這篇論文曾刊載於“哲學問題”1951年第1期)。

蘇聯通訊院士維里卡諾夫說：爲了進一步發展自然地理，必須加強自然地理與地球物理學的聯系，他強調：格里高列耶夫的功績乃是把地球物理學的方法介紹到地理科學中來。

維里卡諾夫進一步分析了“自然地理過程”和“自然地理環境發展的過程”，又把這些過程作了一個自然的分類。於是他作出一個不正確的結論，這個結論就是：“發展過程僅是上升過程一般概念的特殊情況”。最後他說：因爲在地理環境中同時經過許多過程，而且這些過程是向後運動而不是向前運動的，所以便不能了解自然地理環境的動力結構，如果一切的變化、一切的動力都是在發展

過程的形式中的話。

謝里瓦諾夫說：許多地理學家都把景觀當作動植物分類學的單位，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從這裏得到一個結論：劃分區域不能建立在景觀理論的基礎上。有些“景觀派”的代表們利用這種方法，本質上是爲了敘述的方便。實際上景觀的區域，是按照外部形態的特徵而建立的。引證地方發展的歷史，常常是僅限於敘述的性質。在研究中也常常誇大區域的作用，並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劃分區域。自然地理區的劃分，是地理環境類型的分類法，是以實際的觀點分析和綜合研究地理環境的因素。

阿爾曼德指出：大部分的爭論都是因爲對於一些術語理解得意見不同，這些術語便是：“相互作用”、“自然過程”、“發展”。

自然過程和狹義的物理過程（Физ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的區別在哪裏呢？物理過程不見得都是發展的過程。在地理學中沒有孤立的過程。地理學在自然環境中觀察自然過程，那裏的一切都是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那裏每一個別過程都是那個體系發展的階段，每一個別階段都屬於這個體系。

阿爾曼德反對格里高列耶夫按照具有發展共同性的區域合併在一起的原則去劃分自然區域。當阿爾曼德分析格里高列耶夫劃分區域的例子時指出：在解決實際的問題時，必須劃分這種區域，因爲在統一的技術上來解決改造山坡和改造平原的方法是是不可能的。按照阿爾曼德的意見，必須把具有類似的景觀因素的地區加以區別，這些因素對於完成劃分區域的任務是不可缺少的。在這種情況下，形式的類似性、也就是景觀因素的類似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常常符合於它們發展的類似性。

道斯卡奇說：斯米爾諾夫強調研究地理環境必須研究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對於現在地理學家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地理環境是

完整無缺的，地理環境中的一切東西是密切相聯系的，改造自然必須深刻地研究自然發展的規律。

斯米爾諾夫正確地指出：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解決的一個問題便是劃分自然地理區的問題，也就是劃分代表地理環境各種不同類型而且是具體表現地理環境發展規律的區域和地區。

道庫查耶夫的地理分帶的法則，無疑地，除了緯度分帶（широтные зоны）外，對於在從屬的自然單位上劃分地理環境是一個理論的根據。地理區是地球表面受到太陽的輻射和同化作用而不斷同化的結果，太陽的同化作用符合於地球的性質和發展，而且首先是符合於地球的運動及其固有的性質，同時符合於地球表面的陸地、水和外觀的變化和發展的相互關係，並且也符合於（從地球上出現了生物的時候起）生物圈（首先是植物界）。緯度變化是什麼樣的規律，經度（即自西向東）變化也是什麼樣的規律，垂直分帶和地方變化也是什麼樣的規律。因此，在經度上區別地理環境也是有根據的。這些自然單位不是偶然的，而是客觀存在的，它們是整體的一部分，是總規律部分的表現。道斯卡奇同意格里高列耶夫所說的溫度和濕度在地理環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不過他（道斯卡奇——譯者）認為：只從溫度和濕度的互相關係中是不可能完全推斷出地理環境的區別的。地理環境類型的差別是非常複雜的。地球表面由於生物界的影響所引起的陸續的變化，在地理環境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對於地球表面的影響，可以改變地理環境的類型及其發展的方向。有計劃地改造自然，可以根本地改變地理環境具體的類型和自然區的邊界。

談到格里高列耶夫的著作時，道斯卡奇指出：他（格里高列耶夫——譯者）對於歷史觀點估價太低。不能反對地理環境現代的動力對於實際所起的重大作用，然而只根據這一點也不可能了解發

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特性。

董米特拉士科強調格里高列耶夫所說的“溫度和濕度在地理環境發展中的作用”的重要性，他指出：格里高列耶夫關於引起地理環境結構和發展規律之地方變化的地質結構和地形的重大作用的總評論，並沒有表現在他的講演中和作品中。

格斯(A. C. Кесль)指出：自然地理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地理環境，這種地理環境是作為社會發展和人類為了改造自然改造經濟的活動之經常必須的條件之一。研究的對象不是一般的，不能脫離研究的任務。在這一方面，格里高列耶夫曾強調：地理學的對象應當是一切地理環境發展的過程。這是片面的，而且也是不正確的，正像那些認為景觀是地理學研究的對象一樣的錯誤。顯然，研究整個地理環境的發展和研究地區最初的類型是一樣的重要。

地區最初的類型，不同於“景觀”的概念，在自然地理的圖式中，它仍然是基本的要素，因為研究結構相同的地區，可以按照經濟發展擬定相同的措置。然而，這並不是說，研究的主要對象應當是在自然方面相同的地區。相反地，實際的目的是要求研究在自然方面不同的地區，而在經濟方面是相同的。如果說為了灌溉的目的而必須研究河流的話，那末為了正確地組織土地的使用，就必須研究集體農場的地區。顯然，如果為了正確地組織土地的使用，而研究的不在經濟單位（集體農場）的範圍以內，那末這種研究便是不必要的。所以研究那些在經濟上相同而在自然上不同的地區的地理環境，正像研究那些在自然上相同的地區的地理環境一樣的重要。必須了解：——特別是“景觀學派”的理論家——研究同一類型的地區，並不是為研究而研究，而是為了進一步工作的方法——完成經濟使用的任務。斯米爾諾夫的功績，便是他提出了集體農場的地區不應當按照自然地理的外觀來劃分的問題。

蘇聯科學院通訊員格拉西莫夫認為：斯米爾諾夫的論文雖然有許多錯誤的理論、缺點和矛盾，但仍具有一定的意義，因為這篇論文對於地理科學理論是一個新的警報，在整個的論文中，有系統地敘述了蘇維埃地理學在與反動的資產階級科學鬥爭中的任務；公正地指出了所謂“景觀學派”的危機和格里高列耶夫的玄學觀點。

然而，斯米爾諾夫否認道庫查耶夫的思想對於貝爾格作品的影響，這是不正確的。以道庫查耶夫的自然法則學說為基礎的自然現象互相聯系的思想，無疑地，對於俄羅斯地理學家的著作起了很大的影響，同時使這些著作與站在形而上學立場上的外國地理學家的作品迥然不同。所謂“景觀派”正是由於這一點，在地理學發展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積累實際材料的階段。因此，我國景觀派學者（其中包括貝爾格）的具體作品，在我們的科學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是“景觀派”不能夠進一步提高描寫敘述的水平，不能夠進一步解釋某些特殊的規律，而且貝爾格——“景觀派”的首領——反而犯了嚴重的方法論上的錯誤。他根據契若夫（Чижов）和赫特納不正確的地理分佈（地球上有機體的地理和地形分佈學說——譯者註）學說，把地理學的任務局限於研究空間的規律。這便形成了最近我國“景觀派”與外國科學密切結合的原因。這種結合對於進一步發展地理學是非常危險而且有害的，因為赫特納的概念，是爲了反動的政治目的而廣泛地使用了資產階級的科學。

“景觀派”之所以不能夠進一步提高描寫的水平而屈服於人造的地理分佈觀念，其方法論上的缺點，是由於它基本上否定了現代景狀中的特性。這一派不向前看，不規定將來的任務，對於我們科學的發展也沒有計劃。

斯米爾諾夫對於蘇維埃地理學家——所謂因素理論的擁護

者——的批評也是不正確的。否認個別因素或因素的總體在地理環境中的形成和發展的重要作用當然也是不對的。當然，在分析自然現象時，決不能只解釋個別外在因素或者這些因素總體的作用。更重大的任務是研究外在因素在地理環境中的動力和發展中的作用，分析外在因素（例如輻射的熱能）轉變為地理環境動力的內在因素的過程，以及轉變為地理環境發展動力的過程。在這一方面不能很好地得到發展，便是現代地理理論著作（其中包括格里高列耶夫的著作）的主要缺點。

格里高列耶夫的著作中，雖然有許多嚴重的缺點（關於這些缺點前面已經談到了），然而他却正確地指出了蘇聯地理學的某些重要任務，並部分地指出了解決這些任務的方法。首先他把地球物理學和地球化學的要素運用到自然地理中來，根據這個基礎，我們由靜止地研究地理現象轉到運動地研究地理現象了。無疑地，地理現象的動力基礎是由於輻射能和大氣濕度的變化而形成的。因此，由水溫條件和季節動力的觀點去研究不同的地理分帶或地帶，是自然地理重要的任務，也是認識自然過程以便積極地改造自然過程的必要步驟。

然而，這僅是第一步。最重要的任務，是全面地研究地理環境中動能和物質各種變化的具體形式。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找出地理環境及其發展動力的真正規律。格里高列耶夫過高估計了自己著作的成績，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常常談到地理環境發展的規律。實際上，由一個質過渡到另一個質的發展過程和適應於地理環境的新舊鬥爭的發展過程，就本質上說，他並沒有研究。在格里高列耶夫的作品中，缺少對於發展的分析，而僅是觀察暫時的動力變化。研究動力變化當然也是必要的，然而動力變化不等於發展的過程，因為把它們看作相同的東西便成了機械論的觀念了。

在格里高列耶夫的著作中，也提到生物在地理環境發展中的作用。在這一方面，道庫查耶夫的思想雖然被格里高列耶夫引證了，但是他並沒有應用。在他的視野之外，基本上還存在着維爾納茨基(В. И. Вернадский)和維爾雅姆斯(В. Р. Вильямс)的作品。由此可見，格里高列耶夫對於蘇聯自然地理的理論具有很大的貢獻，但同時他也縱容了許多重大的錯誤。

蘇聯經濟地理問題，也是科學蘇維埃的會議上熱烈討論的對象。

拉夫羅夫(В. И. Лавров)指出：“區域派”的經濟地理學家，認為經濟地理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區域，他們認定：地理學中的區域派是根據列寧的直接指示和列寧的著作“資本主義在俄羅斯的發展”的理論。拉夫羅夫指出：列寧在研究資本主義在俄羅斯的發展時，闡明了這種發展規律在研究一般規律的基礎上表現在個別區域上的特性。決不能認為地理學的基本問題僅是研究區域，如果脫離了地區發展的一般規律，便不能理解區域及其發展的前途。

根據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規定的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經濟地理學是一個獨立的科學，它研究全國、各共和國和各省的生產發展和配置。

日爾蒙斯基(М. М. Жирмунский)認為：斯米爾諾夫低估了經濟地理的意義，而且很少注意到經濟地理。決不能同意他對於經濟地理和自然地理相互關係的觀念。只有把經濟地理和自然地理密切的相結合才能保證實現地理科學改造自然的任務。

按照日爾蒙斯基的意見，斯米爾諾夫正確地認識到：經濟地理是建立在社會發展規律上的科學，它不同於自然地理，自然地理是建立在自然發展規律上的科學。然而當斯米爾諾夫把地區分為許多研究的單位時，那末當初是根據自然的規律分為許多區域，然後

再進一步分爲更小的區域，最後成爲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區域，這些區域是在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樣一來，便發生了由一個規律到另一個規律的神秘過程。

塔哈耶夫(Х. Я. Тахаев)批評了當時格里高列耶夫和拉夫羅夫所提出的不正確的經濟地理過程觀念，而且他擁護蘇聯經濟地理中的所謂區域派。根據他的意見，區域派(從區域的觀點制定國民經濟計劃，並把我國各經濟區的特性加以比較)早已構成了經濟地理的基礎。

塔哈耶夫認爲格里高列耶夫的意見是錯誤的，因爲格里高列耶夫主張在研究自然地理現象時，不必研究人類活動的結果。

阿拉姆皮耶夫(П. М. Алампиев)指出：在某些講演中，對於斯米爾諾夫的論文評價是不正確的。例如菲道羅維奇(Б.А.Федорович)認爲斯米爾諾夫的論文是無價值的蘇聯地理學家的漫畫，是全面的誹謗，是否定了蘇聯地理學家的成就。這種評價是企圖逃避批評與自我批評，不願意解決斯米爾諾夫論文中所提出的問題。

決不能否定蘇聯經濟地理學家和自然地理學家的成績。蘇聯地理學家當中沒有全然固守着危害階級的理論立場，然而有時資產階級科學的錯誤理論總會侵入我們的作品中來。廣泛地討論地理學的理論問題，便是爲爭取發展我們科學的馬列主義方法論基礎而鬥爭，便是與一部分蘇聯科學家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殘餘作鬥爭。指出某些地理科學家的錯誤，並不是危害科學。相反地，這對於我們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是一個幫助。

斯米爾諾夫在其論文中所談到的問題範圍很廣，他所談的主要問題——地理學家的工作還不符合於現代的要求——絕對是正確的。他的許多評論都非常令人信服。然而在這篇論文中並不是全部都能令人同意的。

阿拉姆皮耶夫批評了景觀學家，因為他們不研究實際存在的地理環境，而研究景觀的歷史。關於這一點，特別是在人類所掌握的區域中，研究地理環境時僅限於研究“自然”或“復古”的景觀。

經濟地理學家的錯誤並不是僅限於斯米爾諾夫所指出的景觀學家的那些錯誤。雖然他們也承認現在任何人都否定了“統一地理”的思想，可是直到現在這種思想還常常出現，所以必須與這種現象進行鬥爭。

應當研究的不是僅限於整個國家，而且還應當研究各個區域，因為根據列寧斯大林的原則是要注意到蘇聯和其他國家各個不同區域中的不同條件。可是某些“區域派”的代表者在研究區域的觀點上却犯了錯誤。其中有些人重新犯了資產階級地理學家的錯誤，實際上是把研究該區域中自然和經濟因素的相互作用當作了自己的任務，他們企圖說明區域的特性，企圖脫離經濟發展和配置的一般規律，並企圖脫離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

只研究地方關係而忽視一般的規律，便形成了研究瑣碎事情而失掉了政治和經濟意義的偏向，便形成了狹隘的觀點（Самозацель）和個別地理學的極端主義（«акмеизм»——與象徵主義相對立，係 20 世紀初葉俄羅斯詩的一種流派——譯者註）。經濟區是客觀的存在，也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在各區域的具體材料中，我們不但要研究地方的特性，而且要研究一般的法則和規律，要注意新現象和新過程的發生，研究它們，並作出對於共產主義建設實際以及與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鬥爭的實際所需要的結論。

阿拉姆皮耶夫認為：景觀學家對於經濟地理現象的觀點，是把經濟地理學放置在感性認識的階段，而實際的任務卻在於把經濟地理學提高到真正科學的水平。

在斯米爾諾夫的論文中正確地指出：如果經濟地理學與經濟